

北大荒作家文库

绿的情愫

程仁韶 著

哈尔滨出版社

文学走进新世纪

——《北大荒作家文库》序言

韩乃寅

这几年来北大荒文联连续出版了几套文学丛书。继 1998 年《北大荒文丛》问世后，今年在跨进新世纪之际，又编辑出版《北大荒作家文库》。这套丛书的作者，有坚持在北大荒辛勤笔耕 40 余载的老作家；有生活在基层长期从事业余文学创作的中年作者；还有在改革开放的氛围中涌现出来的青年文学爱好者。这套丛书体现了北大荒老中青三代文学创作的成果，因此，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

《北大荒作家文库》，有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散文等门类。这些作品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方位反映了北大荒这块土地在漫长的岁月里的开发、孕育、成长和变化；反映了广大垦荒者怀着满腔热情艰辛的开拓和无私的奉献。

丛书的作者大部分生活在基层，他们是啜饮着黑龙江、乌苏里江的水成长起来的，他们和黑土地相依相伴数十年，有着浓浓的乡情。读了他们的作品就是读了一代垦荒者心灵和命运；就是读着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一种精神力量。更值得一提的是这套丛书中的某些作品，是以作者独立的、独有的见解，不回避苦难，不掩饰矛盾，突破旧的思维定势，因而使人感到眼目一新。

北大荒文艺发展史上，曾经出现过两次文学创作高潮。两次高潮中曾涌现出一批比较优秀的文学作品。有的在全国范围内产生过积极的影响。1997年，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党委，又提出在改革开放时期，实现酝酿第三次文艺创作高潮，这套丛书的出版，就是老中青三代文学工作者实现第三次文艺创作高潮的具体行动，是北大荒文学走进新世纪的脚步。可以这样说：“我们正在实施一个文学创作的系列工程。”

唐代诗人韩愈曾有诗曰：“草树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在千禧之年的北大荒文艺创作形势，正是可以用“百般红紫斗芳菲”这句诗来概括。

我们期待着更多的作家、文学工作者，满怀激情地走上新世纪的北大荒文坛。

目 录

第一辑

- 1 生命的音符
- 4 伞
- 8 柴
- 12 狗
- 18 窗 子
- 21 麦秸燃烧在岁月的长廊
- 23 蛋之歌

- 25 衣
27 天书
30 踏在大地的伤口上
32 神思铁砚莫轻丢
34 婆婆丁
36 猫谜
38 点灯不用油
40 又见荔枝
42 煨

第二辑

- 44 难忘的记忆
46 婺绿
51 写给深秋的月夜
54 宝衣
57 到老方知老父心
60 鲜花在春节中凋谢
63 旧事重提
71 故乡·老家

第三辑

- 84 永恒的思念
94 生日
97 梦拟
100 花魂

- 104 情 结
107 葡萄串串寄深情
110 此生难悟

第四辑

- 114 淋漓尽致写春秋
124 文字之交
130 火墙那边的才子
133 那条小路曲曲弯弯
135 花 王
137 陌生的朋友

第五辑

- 139 走不出的锁链
143 惑
145 巧 遇
150 深秋时节
156 杜宇声声
161 邻 居
165 生命之歌

第六辑

- 168 白沙滩
171 三十五年圆一梦

- 175 杏呀，杏
178 觅春散记
181 有这样一本书
184 额图断想
187 给 R 君
192 在最危险的时刻
197 苦 瓜
199 丰收年景忆灾年
206 绿的情愫
208 窗 花
210 老枝·新芽
211 麻雀·人
212 野诗的韵味

生命的音符

没想到惊马会闯进大院。

更没想到，马车的车轮会从我身上辗过。

还有3天，就是马年了。我是属马的，却遭了马祸，真是连做梦都没想到的事。当时，我被压得昏迷了，不知是那位好心的司机，把我送进了医院。检查的结果，压断了三根肋骨。

撕肝裂肺地痛，动不了，吃不下，睡不着。

不幸中的万幸，没把我压死。

不幸中的万幸，没伤及内脏。

亲朋好友都上门探望，安慰，劝告。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伤筋动骨100天，别急，耐着性子养吧。”

“以后就别再干了，享几年清福吧。”

温馨的话语，至诚的劝告，象一股股暖流在我心里奔突。是啊，还有3天，我就满60岁了。60个春秋，在人生的旅途中不算短。这次从车轮下捡得一条命，我还得活下去，生命的音符不能终止。还能活多久，不用我劳神。我想得最多的是，往后的岁月怎么个活法，才能轻松些，充实些。

这又是一次反复。

3年前，我办过退休手续后，那天回到报社办公室准备办移

交。当我望着满桌的来稿，我想头件事该把这些稿子处理一下，马上要用的编好，不用的稿写封回信告诉作者；第二件事把通讯员、特约撰稿人、顾问的名单整理出来，交给后来人。然后，打扫战场，把我的书籍搬回家。这些事平时也做，习以为常。可是今天，每拿起一篇稿，每写下一个作者的名字，都扣动着心弦，一种难言的依依惜别感漾上心头。

五十年代初从南京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报社时，我才 22 岁，一千就是 37 年。从南方到北方，可以说，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祖国的边疆。如今，两鬓如霜，是该好好休息了。

我编完最后一期稿，便回到了家。没有象往常那样完成工作后的愉悦感，似乎失落了什么，又不全是。往后的日子怎样打发？读书吧。家里藏书不下万册，现在不用偷闲去看，我可以尽情徜徉在书海里。我从最喜欢的童话、神话开始读。看着看着，字里行间却跳跃着大豆三垄栽培、水稻早育稀植……，那些美丽的故事都被淹没了。我叹息着，轻轻放下书，积习难改啊，职业病！

没过 3 天，总编、副总编都上门了，见面就说：“我们来请你回去，报纸需要你。”

我说：“老朽了，该休息了。”

“别瞞我，你这个人休息不了的。”

一句话打中要害，张总深知我，既然报纸需要，那就回去吧。

于是，我每天又照常上班，照常编稿。虽然累，却觉得很充实。

这年，我的小孙子才 1 岁。对于我重返工作岗位，不少人都不以为然。“你也真是，在家逗逗孙子玩多好，享享清福多好，去应那个聘做甚？”“放着孙子不带，去补那几个钱的差，另外花钱请人带孙子，这帐是咋算的？”

我默然无语，只有叹息。

传统观念在束缚着人们，特别是对女人，似乎只能跟厨房、丈

夫、孩子打交道，带大了儿子带孙子，这才是正常的。否则便是不安分，老了，更应该整个儿回到家庭生活中去，承担一切家务，这才是安分，才是女人的归宿。

有人问：“你编了大半辈子的报，为什么还要去编报？”我无言以对。我想大约正是因为编了大半辈子报的缘故吧。正象一些老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劳动了一辈子，老了还舍不得那土地一样，我也舍不得那多少年来辛勤耕耘的版面。我喜欢编报，就象别人喜欢下棋、打麻将、唱戏一样，一个人的爱好不能划一，退休后的生活也不应划一。想到这里心中豁然开朗，生命是属于我自己的，我有权安排退休后的日子，只要有事情要我去做，我可以忙到不能动为止，任人们说好了。

在养伤期间，总编一次次来看我，总编说：“只要你愿意干，报社永远需要你。现在你的任务是养伤。”新报一出来，便送来给我看。

在家养了40多天伤没下楼。我的家就是我的世界，每天茶到手，饭到口，连洗脸水都送到面前。老伴亲自下厨房给做我爱吃的饭菜，全家人包括3岁的孙子在内都优待我，真是享清福啊。然而这种“清福”我享受不了，终日心绪不宁，我觉得自己像只养在金丝笼内的鸟儿，总想飞出去，我想将来老到不能动时，那“清福”可能就是这种滋味吧。趁现在我没到老态龙钟的境地，还有活力，赶紧抓住时机，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时间对我来说是太紧迫了，太珍贵了。黄昏虽是短暂的，如能在这短暂的时间里，涂上一抹彩霞，那不是把黄昏装点得更美丽些么。那怕是瞬间的辉煌。

于是乎，我脱离病床站起来，像小娃娃一样扶墙学步，强打精神料理自己的生活。我终于从楼上走到楼下，从住宅大院走进了办公大楼，走进了我那朝朝暮暮思念的繁忙生活。

（1990年）

伞

我有把伞，光滑的竹柄顶端一束放射形的伞骨支撑着棉纸伞衣，伞很大，直径足有四尺，橘红色，伞面上厚厚的桐油经多年风吹雨打，已稀稀落落凝结成小疙瘩，桐油的清香早荡然无存。雨天，我打着这把伞走在马路上，常引起人们嘲笑：“这伞该进博物馆了。”

是的，它少说也有四十七八岁了。它虽是这么土气，这样平凡，然而它伴随我几十年，有它的荣辱。

伞，起源于何年代，说不清。打我记事起，在我故乡——赣北×县城盛行黑油纸伞，后来又出现黑洋布伞。我讨厌黑色，雨天本来阴沉沉的，打着黑伞，头顶似乎又压了一层乌云，增加几分恐惧。上中学那年，父亲特意替我到伞店订制了一把橘红色的伞，制作得很结实，色彩明艳，新抹上的桐油散发着阵阵清香。有了这把伞，我常常盼下雨。雨天，我打着这红伞，行走在黑伞包围中，犹如冲破黑云层的一缕阳光，一扫乌云压抑感，雨点儿打在油纸伞面上，叮叮冬冬，是那样清脆悦耳。

也许是这伞凝结着父亲对女儿的爱吧！

不管时代如何变迁，不管伞的家族如何繁荣进化，洋布伞，塑料伞，尼龙伞……，我最爱的还是我那把油纸伞，几十年南奔北走，几度搬迁，我始终带着它，度过了风风雨雨的岁月。五十年代末，它

随我来到北大荒。雨天，它还是那样默默地坦露胸怀保护我，自己却忍受着风雨的鞭打。它那博爱众生的情怀无可比拟，发挥了它生命的价值。谁能料到，在“史无前例”的日子里这价值却失去了。

那时，我的一家被流放到一个边远农场，一个边远的生产队。这个队是在塔头墩上建立起来的，地势低洼，多水，有个名副其实的地名——凉水泉。1969年，麦收多雨季节，我一家被分配到这儿接受再教育，住在马厩的小屋里，里间住人，外间关马。我在连队小学教二年级。校舍是一排披头散发的草房，东倒西歪。教师办公室在房头，大不足十平方米，室内几张油漆斑驳的桌子，几条白条凳，四壁空空，灰黑色的泥墙凹凸不平。那天下大雨，我随手拿起油纸伞。一进屋，满屋子人的目光象剑一样射向我。这是怎么啦？我的心咯噔一下。茫然。不知有什么灾难降临到我的头上。

“哟！你怎么这样洋？”A老师扭头向我挖了一眼。A是1963年上山下乡的北京青年，来队早，进步快。丈夫是农工，生有一儿一女，家务繁忙，常常是满头满身灰赶到学校，从不迟到早退，团部奖励她，树为和工农结合得好的典型。既然在她眼里我“洋”，那别人也就差不多会有同感了。我脑袋“嗡”地一响，我审视了自己的穿着，上下一身蓝，洋在那儿？我迷惑不解，鼓足勇气问：“怎么洋呢？”

“你看你，还打伞！”A说。

啊！伞？“下雨不打伞？”我惊讶，我怎么也想不到，打一把土里土气的油纸伞，在人们的眼里却变成了洋。

“你看我们谁打伞了，全队找不出第二个，你瞅瞅我们遮雨的。”校长在一旁插话，一脸严肃，手指向门口。那里横七竖八扔着几个麻袋、草帽、破衣衫。校长原是队里车老板，老贫农，黑红的脸，厚墩墩的身材，练得一身好庄稼活。他自知身负重任，对全校师生要求很严。

“俺们贫下中农都用麻袋挡雨，你瞅，两个角一重叠，往身上一

披，天放晴，捡个柴火，撸个猪草什么的，有家什，不比伞强。到连队了，就得随乡入俗，可不能把城里那一套带来。”校长走到门口，边示范边说。

我默默无言，暗自思忖：“这样土气的油纸伞现在却变成了洋，雨伞该打入冷宫了。”一种不可言喻的悲伤涌上心头。我强打起精神上完了课。放学时，我那把伞，不见了。

“回家做饭吧，伞，校长拿走了……”老师 B 推着我走出办公室。雨伞风波就这样过去了。我纳闷，校长没收我的伞，这是为什么？心里好难受，这是父亲给我的伞啊，唯一的纪念品。几次想向他索取，又不敢。于是，我和校长之间产生了隔阂。这个人太左了。

“四人帮”倒台后，我又回到了报社。1985 年，去生活过的农场办新闻学习班，顺便采访，写几篇稿。一踏上这块曾经生活过三年的土地，就很想回连队看看。第二天，我来到了分别了十四五年的连队。面貌变了，一色红砖瓦房代替了那泥墙草顶屋，房前我离开时插的垂柳，已高过屋顶，浓荫蔽日，沙石路平平的，人们穿着入时，尤其是大姑娘、小媳妇的衣着打扮比城里人还考究，一比，我就显得土里土气多了。新盖的学校，大玻璃窗，室内一色的新桌椅。新上任的队长很年青，是老相识，原是队里康拜因手，见我来很高兴。一进队部办公室，坐下不到一盏茶的功夫，往日的旧相识全来了。老校长已退休，还是那样精神抖擞，声如洪钟，拉着我问长问短。刹那间，欢声笑语充溢室内，我沉醉在久别重逢的欢乐里。

到连队时阳光灿烂，待到我离开时，天下起雨来了。下午我还有采访任务，不走也得走啊！我带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队部，一出门，一条花巷呈现在眼前。从学校那边涌出一股伞流，雨帘中数以百计的伞顶儿波浪起伏，睡莲的洁白，扶桑的艳红，秋菊的鹅黄，……一簇簇，一丛丛，姹紫嫣红，灿若朝霞。

无边春色令我陶醉。我做梦也想不到在这边陲生产队，在这贫

穷落后用破衣、麻袋遮雨，打把伞也认为是“洋”的小村庄，竟然会伞花缤纷，……我脑海里在翻腾着，我那把古老的纸伞又出现在眼前。

远远地看见老校长打着我那把伞来了。是梦？他把伞送到我面前，笑哈哈地说：“今天你来了，捎回去吧！”

我默默地接过伞。它还在？老校长为什么给我保存至今，他没有解释。

此一时，彼一时啊！在那个年代，他只能那样做。我理解了老校长的良苦用心。那时，我这个臭“老九”，要是有一点特殊，会给人抓辫子啊！

时代变了，生活像盛开的鲜花，生机勃勃，五彩缤纷。这鲜花开在人们的心头，开在风雨中，开遍生活每个角落……那披麻袋片挡雨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我那把古老的油纸伞在八十年代百花齐放的春天里毕竟无法争媚斗艳了，然而，它为我辛勤贡献的一切，将永远铭记在我心里。

愿花常开，春常在。

（1990年）

柴

离开这生产队近二十年，旧地重游，一切都那样新鲜，我曾经住过的马厩偏舍不见了，红砖青瓦房一排一排地站着，白杨、垂柳掩映着那旧时光秃秃的小队。我跟着我的老同事——王老师，走进了他的家。他家三屋一厨，两间卧室，一间会客厅。厅内，沙发、茶几、彩电井然有序。卧室里铺着沙发床，全套油光锃亮的组合家俱。涂上了银粉的暖气管在几间房内循环，烧上暖气了。

“程老师，我常和人说，你在这里时，那真是受锻炼呀！三年只卖过一百斤煤，年年愁烧柴。现在，咱们队家家户户装上了土暖气，煤成堆，柴成垛，冬天屋内穿件毛衣就行了，我们也不用到处去划拉柴火。……”他滔滔不绝地兴奋地向我倾吐着这里的变化。

二十年，弹指一挥间，二十年前的往事又清晰地展现在面前。

一幢拐脖形的小屋，孤零零匍匐在土岗上。这里远离村子，象荒原上一个孤岛。我们一家似一叶孤舟，被“革命”的洪流从城市冲到这边远的地方，冲向这个孤岛。

这座房子原先是酒坊，现在改做兽医站，小屋南端是高兽医家，东头是兽医站办公室，东墙外一偏舍，就是我们的家。房子破破烂烂，四处透风，火炕塌了一角，灶炕朝天张着黑洞洞的大口。那夜，炕不能烧，是凉的。饭没法做，啃着带来的冷干粮。还未到冬至，那在荒原上呼啸的风，从门缝里钻进来，带来刺骨的寒意。我们在

小舍里龟缩着，期待着明天的到来。

校工宣队给我们三天时间收拾家。一位教体育的王老师告诉我们，这个队紧挨飘堡甸子，烧柴困难。高岗上种上了庄稼，低洼处塔头墩上的草长得青翠，牛、羊吃不着，人进不去，一岁一荣枯。每年队里给一车麦秸、半车豆秸。不够烧，自己想办法。

如何弄到烧柴成了我们家头等大事。

我们拿起镰刀割着屋后稀稀落落在秋风中抖动着的杂草，他兄妹俩从倒塌的豆腐房那儿捡来半篮子刨花，一小撮煤面，全家出动，辛勤一天，只够一天烧的。上班后怎么办？

听说邻队边缘有草可打，何不去试试。当夜，他父子俩磨快镰刀，我做好干粮，第二天天不亮，他俩便满怀希望上路了。

太阳还未落山，他俩回来了，来回五十里，这不是光走路么，我有几分诧异，忙问：“草源丰富么？”

“再丰富也没有我们的份。”儿子进门，往炕上一倒，不高兴地说。

“这里有个规矩，谁开镰打下草道，那块草就归谁割。”他平静地回答我。

“草道，什么叫草道？”我不解。

“像棋盘那样，草地被他们分成了格儿，那分格儿的线叫草道。格儿有大有小，有一家占一格的，也有一家占几格的。”儿子给我解释着。

是占有欲？是生存竞争的本能？我没有闹清，身上突然惊起一阵寒噤！真冷！

“别急，再想别的办法吧！”他安慰我。

队里已开始给住户送麦秸了，能否请队里照顾一下，先给我们拉一车呢？我找到工宣队队长，提出这个要求。

工宣队长说：“这是不行的啊！办事得有个先来后到，你们才

来，怎能排到别人前面去呢？”

“只有懒蛋才没有柴烧。”另一位领导冷冷地刺了我一句。

啊！是我们懒？我不想解释。

操场旁堆着一堆从排水沟中掏出来的苞米皮，沾满泥浆，灰不溜秋的。我庆幸天无绝人之路。我敲去苞米皮上的泥土，装入麻袋，背到家中。

“老程，你咋把苞米皮背回来了，那是劳动人民的血汗，你占有是不对的。”工宣队长跟来了，站在我背后，斥责我。

拣垃圾也是占有劳动人民的血汗？我大惊，连忙说：“我没有想到这些呀！”

“那现在就好好地想一想吧？”

我的心慌乱地跳着，脑子乱得象一团抖乱了的麻丝，越抽越紧，望着工宣队长悻悻离去的背影，一时竟呆住了。

“妈，你别生气，那苞米皮我给郝爷爷家送去了。”不知什么时候，女儿来到我身边，轻声说。

她说的郝爷爷是队里的老贫农。那一袋苞米皮她给送走了，我心头如释重负。女儿才九岁，这样善解人意。我再也忍不住了，泪水顺着脸颊往下流。是欣喜女儿懂事的泪，还是委屈的泪，分不清。

冷冷的语言，冷冷的人情，冰一样的冷，我的心被冻僵了，真想大哭一场。

一场大雪把我一家大小奋斗了几天的杂草埋住了。草本来不干，初冬的雪一见太阳便开始溶化，草潮潮的，点不着，满屋子烟雾弥漫。

“程老师，做饭呀！我给你一捆干柴。”一大捆苞米秆，立在门外。苞米秆旁露出王老师的笑脸。

王老师是广西人，中等身材，瘦瘦的，黑红的轮廓分明的脸上，有一双智慧的眼睛。他精明强悍，多才多艺，放电影、打球、刷大标